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金佗稡編卷十八

宋　岳珂　編

家集九

公牘中

措置襄漢乞兵申省狀

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後軍統制江南西路舒蘄州兼荆南鄂岳黄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岳飛狀申恭奉

聖旨恢復襄漢仰遵廟謨今已克平五郡惟信陽未下已調發軍馬收復可以旦夕成功累准御前處分令飛條具利害防守之策來上飛已具管見奏聞去訖今月初七日再奉指揮飛之所陳皆蒙俞允然今防守之策正在乎分屯勁兵控扼要害飛雖已據數量差軍馬於逐處屯駐然其勢力單寡難以善後況今已近九月天氣向寒邊面尤當嚴備比聞諜探敵意猶不可測飛朝夕計慮不敢少懈且以初者恢復之時彼方固守倍費

攻取繼又金人劉合貝勒偽齊李成合陝西河北各處之兵多至數萬併屯鄧州力拒官軍仰賴君相之祐成此薄效今既得之實控上流國勢所資尤宜謹守不可失也飛所乞六萬之兵雖蒙朝廷俞允然必待楊么賊平然後抽摘第恐水勢未減江湖浩漲楊么未可措手縱待十二月與正月間湖水減落便能平治邊面備禦已失機會飛今見管軍馬兼撥到牛皐董先兩項共一千餘人合飛本軍都計二萬八千六百一十八人輜重

火頭占破在內欲望詳酌令湖南留韓京郝晸兩軍在潭州彈壓外將任士安吴錫軍馬盡數起發及江西軍馬內令選擇成頭項者勾撥三千人湖北帥司崔邦弼顔孝恭並撥付飛相度分守計此五項止是二萬人內有不堪披帶輜重火頭之數不下三五千人餘乞朝廷摘那以足六萬之數速賜遣發前來布列諸郡以為久安之計利害至重恐不宜緩伏望早降指揮施行謹具申尚書省并樞密院伏候指揮

小貼子飛被命於鄂州歇泊别聽指揮謹已遵依外
契勘兵將暴露日久例皆赤露天氣向寒衣裝未
備欲望速降指揮令飛本軍老小於一處駐劄施
行
乞田明添差申都督府狀
鎮寧崇信軍節度使神武後軍都統制荆湖南北襄陽
府路制置使岳飛狀申恭奉聖旨措置招捕荆湖南北
路盜賊其王太尉先與水戰見陣少却之後有首領田

明率衆前來荆湖南北路安撫司出首雖蒙朝廷將田
明補武義大夫榮州刺史兼閤門宣贊舍人然至今未
霑寸禄深慮無以勸誘自新之人伏望特賜指揮添差
田明充衡州兵馬鈐轄一次庶幾改過之人得以安邺
謹具申都督府伏候指揮

增補黄佐官申都督府狀

鎮寧崇信軍節度使神武後軍都統制荆湖南北襄陽
府路制置使岳飛狀申奉聖旨措置招捕荆湖南北路

盜賊近遣武義大夫閤門宣贊闕仕將帶人船前
去攻刼水賊周倫寨闕今據黃佐申今年四月十
四日到周倫闕敵除當下殺死及掩入湖賊闕
統制陳貴等九人奪到衣甲闕
糧船了當契勘黃佐首先闕徒獲捷委是
忠義勇敢理闕降到空名告依便宜
指闕依前閤門宣贊舍人給付闕
申都督府伏候指揮

闕

欽申都督行府狀

鎮寧崇信軍節度使神武後軍都統制荆湖南北襄陽府路制置使岳飛狀申六月二日據武義大夫閤門宣贊舍人黃佐招安到水寨首領楊欽將帶到本寨徒衆並到軍前除已優加存恤外謹具申都督行府伏乞照會謹狀

梁興奪河申省狀

檢校少保鎮寧崇信軍節度使荆湖南北襄陽府路招

討使岳飛狀申契勘飛先來結約太行山忠義保社密為内應今據頭領梁興等一百餘人奪河徑渡欲自襄陽府至飛軍前除已一面招納外謹具申尚書省并樞密院

伏候指揮

乞襄陽路仍作京西路申都督府劄子

檢校少保鎮寧崇信軍節度使荆湖南北襄陽府路招討使岳飛劄子契勘襄陽唐鄧隨郢金房均州信陽軍元係京西南路今來收復已久合仍舊貫欲乞改襄陽

府路依舊只作京西南路庶得路分速歸舊制以稱朝
廷正名責實不忘中原之意伏候鈞旨

乞置監司申都督府劄子

檢校少保鎮寧崇信軍節度使荆湖南北襄陽府路招
討使岳飛劄子契勘襄陽府自收復以來未曾差置監
司切慮無以按察州縣欲望鈞慈詳酌除監司一員兼
諸司事務庶得官吏勤於職事不致苟簡以稱朝廷厲
精核實之意伏候鈞旨

乞便宜黜贓吏申省劄子

檢校少保鎮寧崇信軍節度使充湖北京西路招討使兼本路營田使岳飛劄子飛一介寒微誤蒙朝廷委寄兩路不敢不竭愚鈍以圖報稱契勘管下州縣例經殘破正賴撫綏切慮州縣官或有蠹政害民贓汙不法之人當此安集之初易以騷擾若不稍加振厲則民戶難以安業欲望特降指揮如有似此之人許本司一面對移事理重者放罷仍具情犯職名奏聞所貴官吏修舉

職事不敢苟簡伏候鈞旨

進兵渡江申省狀

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副使兼營田使岳飛狀申今據諸處申到金齊兵馬厚重欲分路前來侵犯飛比來目疾雖昏痛愈甚深惟國事之重義當忘身遂不免於十一月十五日躬親渡江星夜前去措置兵馬外謹具申尚書省并樞密院伏乞照會

謹狀

乞朝廷申省劄子

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副使兼營田使岳飛劄子契勘飛准朝廷指揮令前來行在所奏事飛已到行朝適值國卹隨班入臨欲候除服日即乞朝辭伏候指揮

申審馬軍行次申省狀

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副使兼營田使岳飛狀申契勘近准指揮令本司馬軍

於扇篒船前行續准指揮為扇篒船在後隔遠令次趙

密軍馬後行緣所管步人在前馬軍在後難以照會伏

乞指揮將馬軍步人同前行謹具申尚書省并樞密院伏候

指揮

收到胡清等申省狀

太尉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

大使岳飛狀申今具節次收到歸正人統制統領官等

下項

一統制官右武大夫成州團練使知潁順軍權知

鎮汝軍馬軍統制官胡清

一統制官一十員武翼郎劉遇修武郎劉德宗廸從

義郎閤門宣贊舍人游皐從義郎韓青秉義郎杜

彥楊宣楊珍成忠郎呂榮借補武翼大夫閤門宣

贊舍人李忠

一使臣一十員修武郎王賓保義郎薛密承節郎王

進承信郎黄欽進武校尉郭進張彥鄭德進武副

尉荆成周真借承信郎張立

右開具在前謹具申尚書省并樞密院伏乞照會施行謹

狀

再乞褒贈張所申省劄子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岳飛劄子飛竊聞好生惡死天下常情若臨大難而不變視死如歸則非忠義之士有所不能伏見左通直郎直龍圖閣張所以忠許國義不顧身雖

斧鉞在前凛然不易其色終能以全節自守而不屈不惟飛知之士大夫無不知之今蒙朝廷已叙復元官恩至渥矣然區區之心欲望更賜敷奏特與優加褒異庶使天下忠義之士皆知所勸冐瀆鈞嚴飛不勝皇懼待罪之至

論劉永壽等棄淮寜申省狀

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岳飛狀申契勘權知淮寜

府劉永壽并史貴將帶人兵棄城前來顯是退怯除已依軍法行遣外其淮寧府別行差官措置伏望特降指揮將劉永壽史貴更賜行遣以為臨敵不用命者之戒謹具申尚書省并樞密院伏候指揮

差趙秉淵知淮寧府申省狀

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使岳飛狀申契勘飛近為權知淮寧府劉永壽史貴擅棄淮寧府城已將逐官依軍法

行遣及申奏朝廷乞將逐官吏賜行遣外飛遂差統制官趙秉淵將帶軍馬前去措置占守去後今據趙秉淵申已於七月二十三日軍馬入淮寧府城安貼官吏居民訖申乞照會所有淮寧府伏望特降指揮下淮北宣撫司差官施行謹具申尚書省并樞密院伏候指揮

乞照應母姚氏封號申省狀

鎮寧崇信軍節度使神武後軍統制充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岳飛狀申二月一日奉親筆賜飛母特封國

夫人尋具辭免奉聖旨不允今月十七日蒙降封母姚氏福國太夫人告軸契勘飛母姚氏見係太恭人其前件告命却係榮國太夫人上擬封所有榮國太夫人告即不曾祗受今來降到福國太夫人告軸隨狀繳納前去謹具申尚書省并樞密院伏候指揮

辭男雲奇功賞申都督行府狀

鎮寧崇信軍節度使神武後軍都統制荆湖北襄陽府路制置使岳飛狀申准都督行府劄子勘會制置使司

近差官兵平蕩湖賊了當内奇功第一等人並已推恩訖其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岳雲亦係奇功緣雲係岳飛之子不曾保明除已具奏乞優與推恩外劄付飛照會契勘今來平蕩湖賊並係將士戮力用命之功男雲雖曾隨軍前去即不曾立到顯效所有前項行府照劄飛即不敢令男雲祗受今隨狀繳納乞不施行謹具申

都督行府伏候指揮

乞免帶河東宣撫申都督府狀

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副使兼本路營田使岳飛狀申准都督行府劄子勘會行府恭被聖訓應措置軍事一面相度施行契勘岳少保已除湖北京西路宣撫副使所有將來進發至京西路分行下偽界文字合添入河東二字以湖北京西河東宣撫副使繫階其行移湖北以襄州軍及關中朝廷并行府等文字自合依舊已於三月三十日劄下岳少保照會施行去訖須議指揮右勘會若將來有河北申

到本司軍前文字即聽行節制仍於階內添入節制河北路五字餘依已劄下事理施行除已遵依指揮施行外契勘河東河北兩路闕

金佗稡編卷十八

金佗稡編卷十九

宋 岳珂 編

家集十

公牘下

建康捷報申省狀

武德大夫英州刺史御營使下都統制岳飛狀申照對飛自建炎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起離建康府至廣德

軍界與金人六次見陣收復溧陽縣及於常州界以來邀擊金人襲逐至鎮江府恭依聖旨親提重兵至建康府與金人戰鬬追殺過江收復了當其生擒到彼知溧陽縣事渤海太師李薩巴千户埒克及女真哈喇等令差使臣管押申解前去謹具申尚書省并樞密院伏候指揮

承州捷報申省狀

武功大夫昌州防禦使通泰州鎮撫使兼知泰州岳飛狀申恭依指揮選精鋭分頭會合及率人馬直抵承州

掩殺金兵三次見陣獲捷所有逐次生擒女真契丹渤海漢兒軍高太保等除身死外見管女真三人阿蘇嚕貝勒拜達勒富色呼渤海一名李用契丹一名茂穆克珊奚人三人旺格和卓瑠格漢兒一十二人李延壽趙月一張大李興門侯孝興解德小兒麻大曹黒兒楊四兒楊童兒孫公儀今差使臣某人管押申解前去謹具申尚書省并樞密院伏候指揮

賀州捷報申省狀

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神武副軍都統制權知潭州兼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岳飛狀申閏三月六日飛進兵離賀州二十餘里曹成賊兵三萬餘人占據山險迎敵官軍即時鼓率士卒掩殺賊兵敗走飛又率兵追至賀州城東江岸其賊望桂嶺路逃遁前去飛尋勾本軍離賀州二十餘里下寨並不曾放人入城賀州錢粮係廣西經略安撫許中下統制歐陽臨羅選等差丁兵占守所有飛一行軍馬只沿路就賊粮斛食用飛見行進

兵前去桂嶺縣破滅曹成大隊次謹具申尚書省并樞密院

伏乞照會謹狀

大破曹成捷報申省狀

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神武副軍都統制權知潭州兼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岳飛狀申准樞密院劄子奉

聖旨收捕曹成除於今年閏四月五日自遶嶺路下手掩殺曹成下把隘并遊掠賊兵破蕩州界太平場賊寨當月六日離賀州二十餘里殺散曹成下賊兵三萬人

十二日殺散北藏嶺上梧關守隘賊兵占奪關口十三日殺散曹成發來照應北藏嶺夾擊官軍賊兵一萬五千餘人除已具殺獲次第捉殺人數奪到弓箭槍刀等申樞密院外飛契勘曹成自桂嶺縣劄立大寨至北藏嶺約六十餘里盡是山險河澗唯狹路往來人馬不得並行兼北藏嶺上梧關蓬嶺三隘所阻已取奪北藏嶺上梧關兩隘了當至閏四月十五日進兵蓬嶺其賊嚴備隘口把截官軍飛於當日未時以來分布兵將一擁

上嶺與賊戰敵其賊大敗四向奔潰殺死及掩擁入河不知其數十六日取桂嶺縣取奪大寨了當其曹成帶領殘零潰賊望連州路逃竄奪到槍刀金鼓旂幟不計數目及奪到被擄人民數萬人放令歸業飛見遣四向搜邏勦戮追襲殺捕并關報廣東經略把截來勢掩殺外謹具申尚書省并樞密院伏乞照會謹狀

追赶曹成捷報申省狀

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神武副軍都統制權知潭州兼

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岳飛狀申恭奉聖旨收捕曹成賊馬於今年閏四月五日遶嶺沿路掩殺破蕩巢穴了當其曹成奔竄廣東連州遂遣本司統制官張憲追赶掩殺收復連州了當曹成已入湖南望江西逃竄并曹成先發都統領王淵賊馬望桂陽監路前去尋遣本司統制官王貴追赶殺散其餘徒黨望江西散走賊勢大段窮蹙飛除已躬親提兵勦殺招收外飛契勘捉到曹成下將官張全等通說曹成軍中實有河北河東山

東京畿陜西等七萬餘人飛自今年閏四月五日後來

節次殺戮約及大半平蕩指日伏恐廟堂過憂上勤宵

旰謹具申尚書省并樞密院伏乞敷奏施行伏候指揮

虔州捷報申省狀

中衛大夫武安軍承宣使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狀申

契勘恭奉親札處分措置虔州等處盜賊飛准江南宣

諭牒據吉州龍泉縣申本縣被賊人彭友李動天結集

頭領克賊偽稱十大王已經四年攻破八縣大段猖獗

其彭友等賊徒見在本縣界武陵烈源陳田三處劄寨
飛恭依聖旨先差使臣齎文字前去招諭其偽十大王
彭友等八頭項並不肯聽從又結集永新縣界羣賊尹
花八等二項賊徒三千餘人等迎敵官軍飛分遣統領
官張憲取一路王貴取一路飛躬親統率軍馬取一路
約期會合迎敵其賊沿山擺布飛遂率將士戰鬬當日
賊衆敗走下山奪到隘口數處飛躬親督率軍馬分頭
下山與賊戰鬬殺死賊徒遍滿山谷并槍牌衣甲等及

奪救到被擄老小二萬餘人已放令逐便具錄奏聞外飛續遣兵於山村搜殺不盡殘黨捉到賊魁偽十大王彭友李滿并以次頭領隨軍監防外謹具申尚書省并樞密院伏候指揮

虔賊捷報申省狀

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副軍都統制江南西路舒蘄州制置使岳飛狀申准樞密院劄子奉聖旨令飛躬親前去虔州討捕盜賊飛恭依指揮起離到吉州有彭大名友

等作過飛先差人招安不肯聽從分布軍馬與賊鬬敵殺死賊徒不知其數捉到彭鐵大并以次首領李動天又往虔州分遣統領官說諭諸寨頭目並不肯聽從遂行進兵於興國縣衣錦鄉一帶節次逢賊見陣大獲勝捷并攻破山寨數百餘座生擒賊首王彥鍾超呂添羅閙十陳顒藍細禾謝敵鍾大牙劉八大五盧高處置訖委是盡淨別無未獲賊徒今依指揮將實有功將士開具等第謹具申尚書省并樞密院伏乞照會施行謹狀

廬州捷報申省狀

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岳飛狀申據統制官徐慶牛臯申部押人馬前來廬州到本州安泊未定間有番金齊兵逼近州城遂躬親率所統人馬出城迎捍鬭敵自申時轉戰至酉時其兵敗走大獲勝捷殺戮敵兵三十餘里除殺死并斬首級外活擒到金齊各兵八十餘人奪到馬八十餘匹槍刀不知其數目敵騎走透前去飛契勘元差徐慶牛臯等將帶官兵二千

餘人前去廬壽濠州天長軍以來掩擊敵騎今到廬州城下逢敵戰鬬除在城内及在城南下寨官兵更不開具外今具接戰實立功官兵五百四十六人分為等第謹具申尚書省并樞密院伏乞照會施行謹狀

平湖寇申省狀

鎮寧崇信軍節度使神武後軍都統制荆湖南北襄陽府路制置使岳飛狀申飛近招捉到水寨劉衡夏誠楊收楊壽石頮等及諸路頭領小寨二十餘座并黄誠楊

太周倫下徒衆節次取問得願歸業人於六月十八日終出給公據放散二萬七千餘户各量支米糧歸業外謹具申尚書省 并樞密院 伏乞照會謹狀

何家寨捷報申省狀

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副使兼營田使岳飛狀申據王貴申敵五大王擁軍兵前來離何家寨四十里地名大標木依山勢擺布迎敵官軍於十一月初十日與敵交戰大獲勝捷謹具申尚

書省并樞密院伏乞照會謹狀

小貼子飛契勘敵五大王擁金齊重兵侵犯唐鄧州

漢上一帶作過飛遂遣發軍馬措置今雖獲大捷

緣已至蔡州界去京城大段比近勢未能便行深

討飛見星夜前去相度若蔡州可下即行收復差

官主管州事畢班師別聽朝廷指揮伏乞照會

呼紐郎君捷報申省狀

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

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使岳飛狀申據本司統領官李
寶孫彦申探得金將四太子前軍四箇千户將領馬軍
大隊四千餘騎前來宛亭縣界荆堽下寨寶等於五月
二十四日晚部領人船前去一更以來劫殺金兵大寨
殺死并擁掩入黄河不知數目殺死千户三人并鶻旋
郎君奪到白旂一面上寫都元帥越國王前軍四千户
字奪到馬一千匹六月二日有金將金牌郎君會起東
京以北金兵大隊前來寶等統率人兵向前掩殺各兵

敗走望南逃遁追殺二十餘里殺死擁掩入黄河不知其數奪到器甲不少委是大獲勝捷謹具申尚書省并樞密院伏乞照會謹狀

檄

奉詔移偽齊檄

契勘偽齊僭號竊據汴都舊忝臺臣累蒙任使是宜執節効死圖報國恩乃敢背棄君父無天而行以祖宗涵養之澤翻為仇怨逼文武軍民之衆私署官聯紫色餘

分擬亂正統想其面目何以臨人方且妄圖襄漢之行欲窺川蜀之路專犯不韙自速誅夷我國家厄運已銷中興在即天時既順人意悉諧所在皆賈勇之夫思共快不平之忿今王師已盡壓淮泗東過海沂馹騎交馳羽檄疊至故我得兼收南陽智謀之士提大河忠孝之人仗義以行乘時而動金洋之兵出其西荆湖之師繼其後雖同心一德足以吞彼國之梟羣然三令五申豈忍殘吾宋之赤子爾應陷没州縣官吏兵民等元非本

意諒皆脇從屈於賊威歸逃無路我今奉辭伐罪拯溺蘇傒惟務安集秋毫無犯倘能開門納欵肉袒迎降或願倒戈以前驅或列壺漿而在道自應悉仍舊貫不改職業盡除舊染咸用更新如或執迷不悟甘為叛人嗾桀犬以吠堯罟獵師而哭虎議當躬行天罰玉石俱焚禍並宗親辱及父祖掛今日之逆黨連千載之惡名順逆二途早宜擇處兵戈既逼雖悔何追謹連黃牓在前各令知悉

律詩

題翠巖寺

秋風江上駐王師暫向雲山躡翠微忠義必期清塞水功名直欲鎮邉圻山林嘯聚何勞敵江滸羣兇定破機行復三關迎二聖削平大難始言歸

寄浮圖慧海

溢浦廬山幾度秋長江萬折向東流男兒立志扶王室聖主專師建壯猷功業要刋燕石上歸休終伴赤松遊

丁寧寄語東林老蓮社從今着力脩

詞

小重山

昨夜寒蛩不住鳴驚回千里夢已三更起來獨自遶堦行人悄悄簾外月朧明　白首為功名舊山松竹老阻歸程欲將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斷有誰聽

題記

五嶽祠盟記

自中原板蕩敵冦交侵余發憤河朔起自相臺總髮從軍歷二百餘戰雖未能遠入龍荒洗蕩巢穴亦且快國仇之萬一今又提一旅孤軍振起宜興建康之城一鼓敗敵恨未能使匹馬不回耳故且養兵休卒蓄鋭待敵嗣當激厲士卒功期再戰北踰沙漠仰報朝廷盡復彊土迎二聖歸京闕取故地上版圖朝廷無虞主上奠枕余之願也河朔岳飛題

廣德軍金沙寺壁題記

余駐大兵宜興沿幹王事過此陪僧僚謁金仙徘徊暫憩遂擁鐵騎千餘長驅而往然俟立奇功殄仇敵復三關迎二聖使宋朝再振中國安強他時過此得勒金石不勝快哉建炎四年四月十二日河朔岳飛題

東松寺題記

余自江陰軍提兵起發前赴饒郡與張招討會合崎嶇山路殆及千里過祁門西約一舍餘當途有庵一所問其僧曰東松遂邀後軍王團練并幕屬隨嬉焉觀其基

址乃鑿山開地創立廓廡三山環聳勢凌碧落萬木森
欝密掩烟嚳勝景蕭洒實為可愛所恨不能款曲進程
遄發俟他日殄滅盜賊凱旋回歸復得至此即當聊結
善緣以慰庵僧紹興改元仲春十有四日河朔岳飛題

永州祁陽縣大營驛題記

權湖南帥岳飛被旨討賊曹成自桂嶺平蕩巢穴二廣
湖湘悉皆安妥痛念二聖遠狩沙漠天下靡寧誓竭忠
孝賴社稷威靈君相賢聖他日功業成就復歸故國迎

兩宫還朝寛天子宵旰之憂此所志也顧蜂蠆之羣豈足為功過此因留于壁紹興二年七月初七日

金佗稡編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金佗稡編卷二十

宋 岳珂 撰

籲天辨誣通叙

臣聞天下之不可泯没者惟其理之正也藏於人心散於事情雖或晦而未彰抑而未揚曖昧而未白然是理之在人心自有隱然而不可厚誣者是故伸屈有時而不同榮辱既久而自判昔日之辱未必不為今日之榮

而今日之屈未必不基後日之伸也臣先臣飛奮自單平宣政之間已著功於河朔高宗皇帝受密詔開霸府而先臣首被識擢蓋自是而歷官孤卿專制閫外未嘗有蚍蜉蟻子之援獨以孤忠結知明主自信不疑勲名既高讒慝横出而先臣之跡始危矣是時城狐負恃勢可炙手天下之士莫敢一攖其鋒而先臣之得罪也何鑄薛仁輔以不顧推鞫而逐李若樸何彦猷以辨其非辜而罷士㒟以百口保任而幽之閩韓世忠以莫須有

三字何以服天下為閹而奪之柄最後而劉允升以布衣叩閽而坐極典矣一時附會之徒如万俟卨則以頤備鍛鍊自詭議而得中丞王俊則以希旨誣告自遥防而得廉車姚政龐棨傅遜之流亦以阿附而並沐累遷之寵矣夫賞者人之所慕而刑者人之所甚懼也豺狼朵頤而當路顧乃相率而犯之至於軒冕在傍睨而不視是豈人之情哉其必有大不安於其心而後不敢為也蓋非特搢紳之流心知義理之所在平恕之吏目擊究

抑之莫伸若之為也而異時同列之將不敢以嫌疑而不言衡茅之士不忍以非位而不言奪柄而未至於僇謂未足以懲猶之可也朝上匭函暮拘犴狴風旨之下凌虐可知訖不能逭寸草之命僇及其身為世大恥而先臣既歿之後復有程宏圖者大書直指以明先臣之冤幸而大明當天讒慝悉殄而宏圖之言適合聖意宏圖蓋未敢逆為此望也然則是理之在人心蓋如何哉紹興更化逐讒黨復純州還諸孫之在嶺嶠者重以念

先臣不忘之德意屬之孝宗皇帝嗣位之初首加昭雪
既復其官爵又錫之冢地疏以寵命而禄其孫子子以
緡錢而恤其家族給以原業而使之不餬口於四方旌
以廟貌而俾有以慰部曲三軍之心日月照臨下燭幽
隱雨露沾溉徧及死生聖恩洋洋夐出史諜蓋自漢魏
以來功臣被誣誕慢無實未有如先臣之抑及其昭雪
之際眷渥有加亦未有先臣之榮者也聖詔之下朝闕庭
而暮四海老耄童稚不謀同辭咸曰此太上之本心而

今皇所以奉承而行之者也忠憤之氣固有時而伸而徇國之臣亦非姦邪之所能遏也蓋於是而三軍北首死敵之志益銳中原來蘇望霓之心益切天下抵掌撫足者亦遂少舒其抑鬱之氣此非臣私其祖之言天下之公言也先臣果何以得此於天下哉其必有不泯於人心者存而非可以智力使抑以其理之正而已何以明之汪澈宣諭荆襄周行傳壘見其萬竈鱗比寂無讙譁三軍雲屯動有紀律乃竦然歎曰良將之遺烈蓋如

此繼而列校造前捧牘訟先臣之寃激遂喻之以當以奏知之意此語一出哭聲如雷咸願各効死力至有為岳公爭氣之語澈慰諭久之而啜泣者猶未止也故先臣復官之旨亦略叙其歸功之意先臣御軍嚴整雖小犯不貫非直以姑息結之而使之然也即此以明先臣之事葢有人心之所同而不待臣區區之辨然先臣之得罪天下皆知其寃而不知其所以為寃請叙先臣之所以寃而後他可言也葢先臣之禍造端乎張俊而秦

檜者實成之俊之怨先臣不一也而大者有三焉淮西俊之分地趙鼎命之怯敵不行迨先臣一戰而捷俊則恥之一也視韓世忠軍俊迎檜意欲分其背嵬先臣執義不可比行楚州城俊欲興版築先臣又曰吾曹當戮力圖克復豈可為退保計耶俊則怒之二也殭敵大寇俊等不能制而先臣談笑取之主上眷寵加厚逾於諸將先臣於俊為後輩不十數年爵位相埒俊則疾之三也檜之怨先臣亦不一也而大者亦有三焉全家南還

已莫揜於達蘭縱歸之跡草檄辱國復汗靦於室撚寄聲之間以至二策之合不得輒易大臣之盟檜之私敵如此則主和之際豈容有異議然先臣一則曰恢復二則曰恢復犯其所甚諱一也昔先兄臣甫守鄞會稽文惠王史浩謂之曰方代邸侍燕間嘗一及時事檜怒之輒損一月之俸趙鼎以資善之議忤檜卒以貶死其謀危國本之意非一日矣然先臣誓衆出師乃首進建儲之議犯其所不欲二也韓世忠謀劫使者敗和議得罪

於檜檜命先臣使山陽以捃摭世忠軍事且戒令備反側托以上意先臣曰主上幸以世忠陞宥府楚之軍則朝廷軍也公相命飛以自衛果何為者若使飛捃摭同列之私尤非所望於公相者及興耿著獄將究分軍之說連及世忠先臣歎曰飛與世忠同王事而使之不辜被罪吾為負世忠乃馳書告以檜意世忠亟奏求見上驚諭之曰安有是既而以詰檜且促具著獄著得減死犯其所深惡三也夫俊以其憾先臣之心而諂事於檜

檜之憾先臣者視俊為尤切唱和一辭遂啟大獄况當是時輔之以羅汝楫之迎合王鵰兒之告訐万俟卨挾故怨而助虐王貴劫於私而强從則先臣固非以淮西之逗留而先伯臣雲非通書而致變張憲亦非以謀復先臣掌軍而得罪也雖然淮西之事御札可考也通書之迹書已焚矣惟鍜錬之是從矣復掌軍之謀則又取信於仇人之説而必成於狴犴之内甚而陳首之事自甘軍法以實其言至行府興獄雖張俊極力以文致而

其半亦自云妄矣明辨皆可覆也嗚呼寃哉籲天莫聞洪皓嘗奏事而論及先臣不覺為慟以為敵中所大畏服不敢以名稱者惟先臣至號之為岳爺爺及先臣之死敵之諸將莫不酌酒相賀以為和議自是可堅而查篇嘗謂人曰敵自叛南之盟先臣深入不已檜私於金人勸上班師烏珠遺檜書曰爾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為河北圖且殺吾壻不可以不報必殺岳飛而後和可成也檜於是殺先臣以為信即皓之所奏而觀之篇之

言其不妄也臣故先述先臣之宪而後述所以為籲天辨誣之意葢先臣自結髪從戎凡歴數百戰而其内翦外攘之尤彰大著見者雖三尺之童亦能言其事破張用收曹成敺虔䖍而歸之農蹶叛將而降其衆擒楊么以清重湖戰李成以復六郡祕計成而劉豫廢忠信著而梁興來兩至淮堧而北騎遁迹一至朱仙而敵將顧降忠義百餘萬應於河北穎陳數十郡復於河南境土駸駸乎返舊矣而姦臣誤國亟命班師使先臣之勲不

克自究此又雖三尺之童亦能為先臣扼腕而太息也此皆不必備論獨以先臣受曖昧不根之謗于今幾七十載雖忠義之心昭昭乎天下而山林之史疑以傳疑或者猶有以議先臣之未盡臣竊痛焉臣自齠齔侍先父臣霖日聞先臣行事之大畧誠恨不及逮事以親其所聞惟先父臣霖易簀而命臣者言猶在耳不敢不卒厥志自束髮以來朝夕憂惕廣搜旁訪而訂正之一言以上必有據依而參之以家藏之詔本月日不謬而後書

蓋如是者累年而僅成誠懼無以終父志而使先臣之忠無所別白乃於行實之中摘其未明若自建儲而下凡五條條皆有辨辨必有據庶幾上附信史下荅先命使先臣之誤得因是而暴白於天下臣死且不朽矣臣重惟先臣得罪於紹興十一年之十二月而秦檜死於紹興二十五年之十月其閒相距凡十四載而檜是時兇焰烜赫威制上下蓋專元宰之位而董筆削之柄當時日歷之官言於人曰自八年冬檜既監修國史岳飛

每有捷奏檜輒欲沒其實至形於色其間如渦畧其姓名隱匿其功狀者殆不可一二數大率用薄先臣之功以欺後世使後世以為不足多恨天下莫不哀先臣之不幸且惜千載之後何以傳信如臣前所陳致禍之六條後所陳辨誤之五條雖天下之人户知之人誦之野老賤卒得於傳小夫庸俗騰於說按之詔旨而不謬驗之歲月而有稽可謂不誣矣然臣竊意國史未之書也抑臣聞之檜之始罷相也上台當制學士綦崇禮出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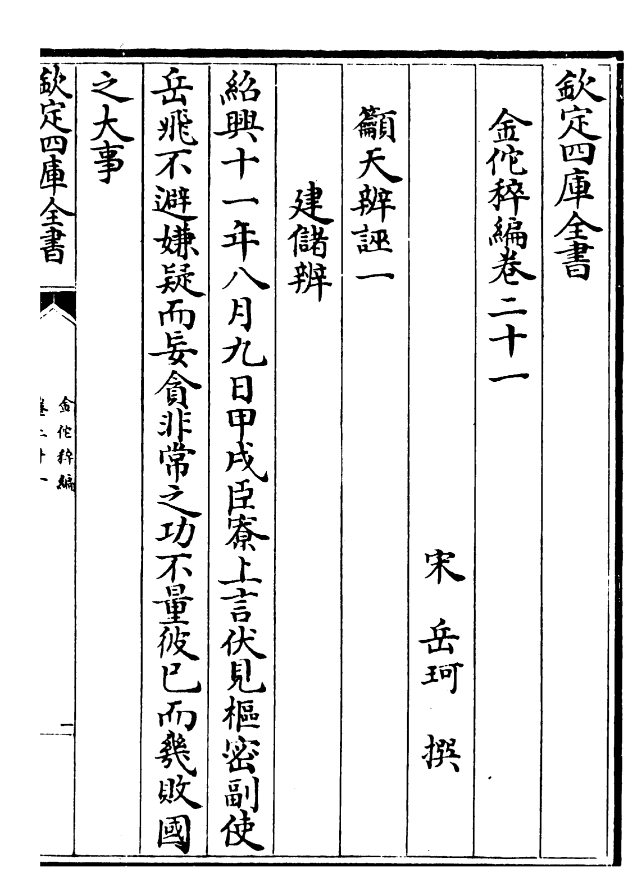
二策示以御札明著其罪日星焜燿垂戒萬古豈易磨
滅哉賢檜再相深掩諱之公騰函章下台州於崇禮之
壻謝伋家取之以滅迹煌煌奎畫尚敢舉而去之於先
臣之事何恤哉嗚呼此豈特先臣之不幸廟謨神算鬱
而不彰檜之罪尤不勝誅矣金匱石室之書固匪臣所
得而見然臣所以附其言於此若亦特見天下之所以
哀先臣不幸之意而痛直筆之無攷也嗚呼此籲天辯
誣之所以不得不作也司馬遷之言曰要之死日而後

是非乃定是非定於既死此人心之公論也而先臣既死之後秦檜方秉國鈞天下喋不敢議稔惡而斃繼之者猶一時之黨也中經更化嘗欲復先臣官而時宰以為敵方顧和一旦無故而録故將且名禍不可故還嶺嶠之諸孫復純州之舊號皆出一時之特斷而拳拳聖眷首發於揖遜面命之頃故先臣復官録孫之事皆高宗之所親見而先父臣霖欽州名還賜對便殿玉音宣諭謂卿家寃枉朕悉知之天下共知其寃則孝宗之所

以得先臣誣枉於問安視膳之餘者蓋詳矣故一時值先臣之事如李若樸何彦猷或生拜郎曹之除或死沐襃贈之典而睿旨曲頒且有秦檜誣岳飛舉世莫敢言之語則先臣之事蓋可不辯而自明嗚呼聖恩厚矣而時宰之所以進言者得非以先臣勦敵之功為罪乎建炎初僞楚不就北面一時肉食者獻言曰張邦昌敵之所立宜有以尊顯之李綱敵所惡貴散可也上斂容曰恐朕之立亦非金人所喜即聖謨而論之則先臣之事

可明時宰之言可鬬獨以古人之言所謂是非至死而後定者蓋已出於不幸而先臣之死餘二十年然後姦邪鬬正論興九泉孤忠始遂昭雪此其不幸尤可哀也臣尚忍言之哉其他如以不附和議為懷姦以深入奮討為輕敵以恢遠略為不量彼已以不事家産為萌異志以不結權貴為妄自驕傲此臣又將哀檜之愚而以為不必辨謹叙

金佗稡編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金佗稡編卷二十一

宋 岳珂 撰

籲天辨誣一

建儲辨

紹興十一年八月九日甲戌臣寮上言伏見樞密副使岳飛不避嫌疑而妄貪非常之功不量彼已而幾敗國之大事

熊克中興小歷曰紹興七年夏四月初張浚與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議不合飛喪母乞持服乃棄其軍而去居江州廬山以本軍提舉事務官張憲主管軍事浚因請用兵部侍郎樞密院都承旨兼都督府參議張宗元為宣撫判官憲在告而宗元除書下軍中籍籍曰張侍郎來我公不復還矣參謀官薛弼請憲強出臨軍憲諭羣校曰我公心腹事參謀官必知盍往問之羣校至弼謂之曰張侍郎來由宣撫請也宣撫解政未幾汝輩軍

法如此宣撫聞之且不樂今朝廷已遣敕使起宣撫復矣張非久留者衆遂安上詔飛入覲𢡟亦移書趣飛行至是飛偕𢡟入奏事飛以手疏言儲貳事衛風吹紙動揺飛聲戰不能句飛退𢡟進上視之色動𢡟曰臣在道常怪飛習寫細字乃作此奏雖其子弟無知者此據朱勝非秀水閒居録并野記與薛季宣所録參修勝非又曰時張浚措摭岳飛之過以張宗元監其軍蓋浚方謀收內外兵柄天下寒心又張戒默記曰薛𢡟以甲子正月道由建康謂戒曰𢡟之免於禍天也往者丁巳歲被旨從鵬入覲與鵬遇於九江之舟中鵬說曰某此行將陳大計𢡟請之鵬云近諜報敵人以丙午元子入京闕為朝廷

計莫若正資宗之名則敵謀沮矣卿不敢應抵建康與卿同日對鵬第一班卿次之鵬下殿面如死灰卿造膝上曰飛適來奏乞正資宗之名朕諭以卿雖忠然握重兵於外此事非卿所當與也卿曰臣雖在其幕中然初不與聞昨至九江但見飛習小楷凡密奏皆飛自書耳上曰飛意自不悦卿自以意開諭之卿受旨而退嗟夫鵬為大將而越職及此取死宜哉卿又云不知岩箇書生教之耳岳飛字鵬舉故戒隱其語但曰鵬云

臣珂辨曰臣聞事君有犯而無隱古今之通論也自常情觀之堂陛九重門庭萬里其所謂勢與位固扞格而不相侔然其所間者勢位耳而所以一休戚一利害者蓋未嘗不自若也隆古盛時明良

交會於一堂之上都俞吁咈不匿厥指上以誠孚于下而下亦以誠應乎上有猷則必告非道則不陳未聞教臣下以避嫌疑也世變益下君道日尊而後全身遠害之士始欲言而不敢乃銖量而寸較之曰是近於嫌是近於疑未可言也於是嫌疑之名始彰嫌疑之名彰而後君臣之分缺天下之事始壅於上聞矣雖然是猶非有以教之而使然也身之欲全害之欲遠臆決而意料不得不然也

汝楫獨何見哉當清明極治之朝而教臣下以嫌疑之避不以隆古交孚之治望其君而以衰世全身之計教其臣如是而任七臣之列居敢諫之位固無望其有格君之功也昔唐太宗嘗以人言魏徵朋黨詔溫彥博按訊非是彥博曰徵為人臣不能著形迹遠嫌疑而被浮謗是宜責也乃命彥博傳詔責之徵入謝曰臣聞君臣同心是謂一體豈有置至公事形迹若上下共繇斯路邦之興喪未

可知也太宗矍然曰吾悟之矣嗚呼徵言盡之矣
汝楫之用心何其與徵異也先臣雖奮自單平然
備位二府任兼將相國家之事休戚是同維時翠
華南廵國本未定先臣激發忠義首建大謀密疏
啓聞深簡天意故璽書賜報褒諭再三卒之朱邸
肇開青宫茂建堅與子之斷遂非心之願實先臣
一語之感悟有以基之在昔至和閒昭陵不豫諫
官范鎮首抗儲議并州通判司馬光聞而繼之故

光之論鎮以為發議之勇過於賁育先臣雖未敢以比擬先正然其用心之忠愛君之勇抑亦庶幾於鎮與光之萬一汝楫於此而以嫌疑罪先臣尚何辭哉雖然位有崇卑則責有輕重夫視三事之儀則上公經邦之任也分專閫之寄則重臣出使之名也居高爵食厚禄而首鼠畏忌不以一言報大君此先臣之所不敢也而亦先臣之所不忍也汝楫獨非臣子乎坐觀國本之未立陰懷媢竈之

巧計嗜進不止阿容在列當其劾先臣之時知有
奉秦檜之意而已曷嘗知有君父哉夫汝楫之位
范鎮之所居也范鎮之論若此而汝楫之論若彼
識者必有别於此矣論先臣之迹則若涉冒言攻
先臣之心則本於報國爵位之已隆邀福之念無
有也勛業之已盛要名之念又無有也犯雷霆之
威陳天下莫敢言之計先臣雖至愚豈不知愛其
身哉身且不愛而謂其有徼福要名之心可乎國

有大議一并州通判尚得以抗言而極論之先臣
遂被不世之遇幾極人臣之貴以此視彼職有加
焉顧可謂其越職也哉使汝楫易地而居於至和
之時則貪功之罪不當寘司馬光於先臣之後以
是觀之則先臣之首議蓋知有國而不知有家知
有君而不知有身忠義激於其中蹈危機而不之
顧卒之小人乘間一僨不復哀哉先臣之不幸也
當是時讒臣擅當軸之位依城社之勢以死生之

柄怵天下以利祿之權誘新進其諱聞人言如諱聞父母之名先臣乃於其所諱之中擇其所尤諱者而言之亦宜乎汝楫之謂愚也臣又聞之仁宗皇帝因採范鎮司馬光之議宰相韓琦力贊睿斷大策中定授之英祖詔令既具將孚于庭而當時好訣之臣雜進其説皆曰陛下春秋鼎盛子孫千億何遽作此不祥事仁宗皇帝聖慮深遠與天為謀力卻羣言卒安大器臣開因竊讀國朝事迹至

此未嘗不掩卷三歎而繼之以泣也夫受盡言而不怒固本於人君之盛德而賛大謀而不惑尤資於大臣之明斷若時先正韓琦以盛德元勲光輔王室維持正論上開帝聰故一時諫臣之進説皆逡巡卻立而范鎮司馬光之議不惟不得罪於當世而且卒行其言先臣幸遇明主而不勝羣邪之害正遂以殞身即時而論罪檜與汝楫詎可勝誅哉嗚呼范鎮司馬光之説不避嫌疑之尤者也諫

臣之論能避嫌疑之尤者也然自至和迄今百有
餘載天下之公議未嘗進諛臣於鎮與光之上然
則先臣獨何罪乎是疏也於先臣本無足辨然足
以誤天下後世之為臣子者臣故不敢不申為之
說至於張戒之默記荒謬不根顛倒錯亂尤為昭
昭臣不敢以臆說與戒辨請以高宗皇帝宸翰為
證戒之言曰薛弼以甲子正月道由建康與戒言
及先臣建儲之義云是丁巳歲先臣因召對實建

此請又以為諜報敵人將有所挾以入京師先臣與弼會於九江舟中議所以沮敵謀者而及於此既又託為玉音謂先臣雖忠而握重兵於外此事非所當預次之以先臣失措之狀又次之以辥弼造膝之語而斷曰飛為大將而越職及此取死宜哉熊克又從而信之筆之小歷上之史院板而行之天下臣嘗捧書痛哭重歎先臣之不幸而竊怪夫弼之果於誕也夫丁巳歲紹興之七年也先臣

奉詔至督府與張浚議劉光世軍不合遂疑先臣有自營得軍意即日上章乞解兵柄璽書名還復畀以兵則與弼同對蓋是年之六月也至冬十一月而劉豫始廢則先臣名還之時豫未嘗廢也豫方據汴敵何自而有挾以入京之謀天正資宗之名何預於敵使先臣謂有益於國本則可而謂以沮敵謀固不若是其踈也臣之所辨亦既詳矣然未有所據不足以折弼請言其所據按野史等

書載皆謂先臣當時因名對罷詰資善堂見孝宗
皇帝英明雄偉退而歎曰中興基本其在是乎至
紹興十年敵再叛盟先臣灑泣厲衆即日北討將
行數請面陳幾以感動上聽會詔趣進兵不許乃
密為親書奏上之大略以為今欲恢復必先正國
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不忘復讎之志
奏至宸衷感悟賜御札褒諭有非忱誠忠讜則言
不及此之語臣嘗竊考野史與弼之說而見其時

日之不同亦竊有疑焉及伏覩臣家之藏詔究其次第而後知野史之載為可據而㣲之說蓋甚誣也謹按金人寇河南之初先臣得旨即乞詣在所奏事御札報曰覽卿來奏欲赴行在所奏事深所嘉歎既又曰自卿出師在近輕騎一來庶不廢事及先臣奏已遣張憲姚政軍御札復報曰覽卿奏已差發張憲姚政軍馬至順昌光蔡深中機會卿乞赴行在所奏事甚欲與卿相見既又曰措置有

緒輕騎前來奏事副朕虚竚也先臣未及覲上遣
李若虚至軍御札報曰金人再犯東京賊方在境
難以名卿遠來面議今遣李若虚前去就卿商量
則是先臣累請面陳而不獲也然後親書建儲之
請密以奏上御札報曰覽卿親書奏深用歎嘉非
忱誠忠讜則言不及此即天語而觀之決非區區
具文之奏而其褒諭之語深切著明蓋直為先臣
建儲之義設也御札之連文曰卿識慮精深為一

時至謀之將非他人比茲者河南復陷日夕愴然

攷之時事則其為紹興十年之詔也甚明是先臣

嘗密疏言於紹興十年之後而未嘗面對言於七

年之前是先臣因興師請覲不獲而後抗疏而未

嘗因諜報而欲立此以沮敵謀也況諜報之事其

為不根臣之辨尤明則㴝所謂玉音有非卿所當

與之說卿自以意開諭之說先臣有銜風吹紙之

事怪其習小楷之事詎有一實哉年月先後之不

同面奏疏聞之有異㴠其果於誕若按㴠之在先臣幕為最久及先臣得罪僚佐皆下吏遠徙獨㴠不與偃然如故公議皆謂㴠舊居永嘉秦檜方罷相里居㴠足恭奴事以徼後福及在先臣幕知檜惡先臣覘望風旨動息輙報以是獲免於戾天下固知之矣臣竊以為小人苟免以全身見利而忘義亦何所不用其至初不足以污筆牘獨忘國而謀家忘君而謀身忘所知而謀所託既欺一時以

免其禍又託為游談聚議之說矯玉音而實其辭因他人之筆以欺天下後世使人莫窺其奥其用心之姦擠崖之險蓋非他人比也臣伏讀國朝之律僞制書及增減而足以亂俗者棄市聖人立法之意抑以制書者上之所用以信天下姦民敢矯而為之而其矯為者又足以亂俗則雖寘之極典誠不為過夫制書不可矯也玉音其可矯乎一時之俗不可亂也天下後世之公其可亂乎原情而

議法弼當在春秋誅心之典臣獨惜夫高宗以宏略聖度致炎興三十六年之治繼中天二百餘載之業而秦檜擅命矯稱玉音已不逃沈該等之奏論弼斷斷小人亦敢駕說而矯誣又作為進對折旋之義使人見之若親奉天語者其罔上誣君之心詎勝言哉遂使洋洋聖謨玉石不辨天下後世若之何而可以取證也若夫戒謂先臣越職取死為宜書之簡牘傳之萬世岸然不以為恥則又臣

之所未喻夫先臣為一身謀則固愚矣而為社稷謀顧不謂之忠乎人臣而一陳社稷之忠謀讒臣已嫉而陷之諫官又和而劾之搢紳士大夫之議又從而交非之則其不幸豈特一時而止哉讒臣險欺固不足算臣之所甚惑而不能已者蓋以諫官原闕

金佗稡編卷二十一

金佗稡編卷二十二

宋　岳珂　撰

籲天辨誣二

淮西辨

紹興十一年八月九日甲戌臣寮上言伏見樞密副使岳飛蚤稱敢毅亟蒙奬拔不十年間致位三孤且復使之握重兵居上游其所委付可謂重矣而飛爵高祿厚

志滿意得平昔功名之念日以頽墮今春敵寇大入疆埸騷然陛下趣飛出師以為掎角璽書絡繹使者相繼於道而乃稽違詔旨不以時發久之一至舒蘄匆卒復還所幸諸帥兵力自能却敵不然則其敗撓國事可勝言哉厥後諸帥凱旋飛獨無功聖恩寛大㑹有樞筦之拜寵數優渥義當感激圖報而飛方事矯飾有識之士已識其偽又言竊見樞密副使岳飛頃由簡拔委以節制慨然似有功名之志人亦以此稱之數年之間寵數

頻仍官兼兩鎮秩視二府乃始安於榮利不復為國遠
圖矣故昨來被旨起兵則固稽嚴詔累至龍舒而不進
兹者銜命出使則堅執偏見欲棄山陽而不守以飛平
昔不應至是豈其忠衰於君誠如古人之謂耶臣又聞
飛自登樞筦鬱鬱不樂日謀引去以就安閒每對士大
夫但言山林之適其誠與偽固不得而知然以陛下眷
待之隆委任之峻不思報稱遽為是計亦憂國愛君者
所不忍為也又言臣比論列樞密副使岳飛之罪章已

三上陛下尊寵樞臣眷眷然惟恐傷之姑示優容未加譴斥臣謬當言責安可但已況其間一二事大虧忠節若堅拒明詔不肯出師以玩合肥之寇又言令春敵犯淮西張俊既全師遇敵朝廷連降聖旨趣飛來援而逗遛不進輒以道遠乏餉為辭大將之體國固如是乎陛下新命樞臣處飛為副超踰甚峻正欲感勵其心使飛改意激昂尚蓋前失而外為恭遜情實飾姦又言頃者淮西之役俊方力戰而飛乃按兵不動飛當是時豈以

謂敵去國遠鬬其鋒不可當而欲避之乎豈以謂坐觀成敗而效卞莊刺虎之説乎殆皆不然也其意不過專務保江之計而嫉淮西之成功耳

熊克中興小歷曰初上詔湖北宣撫使岳飛以兵援淮西飛念前此每勝復被詔還乃以糧乏為辭至是濠州已破飛始以兵來援張俊秦檜皆恨之

王次翁叙紀（王伯庠撰）曰紹興辛酉敵人有飲馬大江之謀大將張俊韓世忠欲先事深入惟岳飛駐兵淮西不肯

動以親札趣其行者凡十有七飛偃蹇如故最後又降親札曰社稷存亡在卿此舉飛奉詔移軍三十里而止

上始有誅飛意

野史傳曰紹興十一年兀朮重兵攻淮西飛念前此每勝復被詔還壯心已闌且軋於和議辭以乏糧及濠梁已破方以兵來援張俊秦檜皆恨之

臣珂辨曰臣聞天下之難辨而易惑者惟其迹之似也小人之讒人也固誣矣而非竊取其似則不足以

欺人也天下之人惟知其誣而不知其所以誣汲汲乎惜其人之不得為全人也則又即其似而求有以蓋之嗚呼讒誣之似果終足以欺人哉欺有時而窮則真者見矣今乃不忍於一朝之未明而求以蓋其非使人見之曰是天下之公論而亦其迹之似也久而不明真者泯矣可以欺一時之人而不可以欺萬世者似也可以蓋一時之非而不可以蓋萬世者亦似也然則變真而讒以似雖晦之必彰之舍真而蓋

以似雖愛之實害之然則輕重緩急之辨固將何擇哉以此而論先臣淮西之誣則逗遛違詔之辨尚可緩而軋於和議之說蓋所當先也臣非敢先彼而後此也逗遛之罪小人之讒先臣也固有甚明者證之軋和之志公論之蓋先臣也其說易以惑天下而亂先臣本心之真此臣所以先辨也先臣自金人叛盟以來嘗有誓不與俱生之志獻北討之書奪官而不悔上謝赦之表忤時而不忌抗恢復之奏則有期於

渾瑊復唐之大功闢屈巳之議則深指於秦檜誤國之不臧獄祠之盟與將佐言者也特首言其蹀血北庭之願蓮社之詩與緇流言者也猶不忘乎力扶王室之忠甚而抒詠翠巖勒題東松書宜興之寺壁紀湖東之軍次是皆放懷景物紓情幽曠而二聖之還三關之復其志無往而不寓造次必於君言語必於國天下至于今誦之非臣之私言也故高宗皇帝所賜御札有曰覽卿近奏毅然以恢復為請豈天實啓

之將以輔成朕志行遂中興耶又曰比降親筆喻朕至意再覽卿奏以渾瑊自期正朕所望於卿者又曰得卿奏言措置班師機會誠為可惜卿忠義許國言辭激切朕心不忘嗚呼即此以論先臣之心可以逗遛之說誣之乎讒人之進言也豺狼之威踞乎其前軒冕之念�乎其中勢不得不枉他人而庶幾尺蠖之一伸也誠又念夫威未至於極則人心之公論不可誣也則亦盍求其似而言之乎先臣位三孤開兩

鎮運籌樞府視秩相庭其爵穹矣其位隆矣其祿厚
矣則吾加以志得意滿不復為國遠圖之說人庶幾信
之而猶懼其言之不足以欺人也則先稱以敢毅又
稱以有功名之志終則以為先臣之平昔不應有是
抑使天下之淺心者從而窺之徒見其爵之誠穹位
之誠隆祿之誠厚則亦竊意其遠圖之怠非復前日
而我言之或信矧縢六奏貫穿一辭先後皆是言也
天下之人惟其不知淮西之事顛末甚明具在御札

而惑於讒人之似意其或有是也則深愛先臣之忠而惜其不得以全其忠乃深思而旁求之則曰朱仙之戰也兩河忠義同為響應敵將腹心皆受密約兀朮棄京而却走韓常遣使而請降功垂成而亟班師反墮於姦臣通敵之約或者其壯心已闌而不前乎反復而疑之則又曰河南之復也彼既先料其叛盟矣抗疏而言之因表而見之漫不我聽故地復失前轍可觀而又惟屈已之是求或者軋於和議而不至

乎嗚呼是二者之說無一而可也抑皆竊取先臣之似而不忍於一朝之未明且莫知其譏之實不然也是求以蓋先臣之非而適所以益先臣之非求以明先臣之忠而適所以累先臣之忠者也委質而事君抑君有命而謂吾志之闌且咎其不聽已驗之說嚴詔沓至跬步不易是可謂之忠乎如是則止沸而揚湯救火而抱薪尚何非之可蓋抑臣攷之敵之犯淮西也烽警方騰羽檄未至淮西蓋非先臣分地也

疑若可以晏然矣使小丈夫處此則曰吾惟求保吾境盡吾職而已何暇以議其他而先臣激發忠憤首抗奏疏歷數金人之不道願備戎車之先驅請會諸將擊敵以必成功故御札首曰昨得卿奏欲合諸帥兵破敵備見忠誼許國之意嘉歎不已今敵犯淮西張俊楊沂中劉錡已併力與彼相拒卿若乗此機會亟提兵會合必成大功此蓋奏至之第一札也然則東下會合蓋因先臣之請而許之奎畫煌煌匪臣所得

而託言也况是時先臣未奉出師之詔既思彼國必虛乞擣京洛以制其敵又恐急於退敵乞出蘄黄以議攻郤其拳拳憂國至於一日而兩奏載在御札尤為明著初未嘗以非已責而自安也今有巨室焉紀綱左右各司其職適有外侮而他僕越職以求禦且復殫智慮竭謀畫以為應之之策則必其愛主之心特切而衛上之志甚勤使其主從而聽之促之以前則反傲然而不行是豈人之情哉使其謂主不已知

則勿請所以請者則其無是心也是僕也非病狂喪心安肯自請而自止以激其主之怒哉即小而論大則先臣之無是二者之心也則亦無是請也有是請也則逗遛之誣也亦可迎刃而解矣况夫臆度之說孰如親見之審疑似之迹孰如已行之驗十年冬司農少卿高頴自陳欲裨贊岳飛十年連結河朔之謀措置兩河京東忠義軍馬為攻取計蓋已在朱仙班師之後也使壯心果闌則頴肯為此請耶十一年秋

先臣行楚州按兵俊將城楚而先臣曰吾曹當戮力以復中原何至為城守計耶卒以此忤俊蓋已在淮西撥濠之後也使軋於和議則先臣肯出此言耶吁亦明矣雖然猶不可不申之以辨也何則張憲之獄在行府鍛鍊極矣而無一語以及先臣所誣以通書者先伯臣雲也張俊一紙之奏方上而秦檜遽下先臣於獄初無可證之事也按坐兩月廷尉不知所問反而思之柏臺嘗有是六奏也又具中逗遛之說或

可以致其罪也乃劄下制獄令以此語詰先臣雖先臣之辨甚明而莫之省也王俊所告非此也張憲自誣亦非此也即初擬終了不相涉先臣何罪而至此哉先臣之就逮乃十月之十三日而此劄之下乃十二月之十八日其間相距兩月秦檜之所以旁求而成其罪者蓋無所不至矣而僅能得此又安可以不辨臣按先臣被罪尚書省勅牒之全文曰淮西之戰一十五次被受御札坐觀勝負嗚呼御札之有十五

固也抑不觀其時乎前奏未上而後命沓至出師之命雖在正月而至以二月九日時先臣以寒嗽在告即以十一日力疾出師故十九日御札有曰得卿九日奏已擇定十一日起發往蘄黄舒州界以此見先臣之出師實無留滯奉詔三日而行爾自鄂而蘄黄自蘄黄而舒廬皆以背嵬親為先驅敵方在廬望風退遁還軍於舒復來窺濠又次定遠敵復引去葢三月之中旬也是時先臣聞命即行首尾僅月餘往

來道里不止數千計其時日亦可見矣而徒以其詔之多而罪之哀哉先臣之不幸也檜之所以誣先臣者以稽違御劄臣不敢以它證請以檜所誣者證之先臣淮西之誣其目有四一曰逗遛違詔二曰辭以乏糧三曰不擕重兵四曰緩於救濠臣請舉而校辨之逗遛軍次以違詔檜之誣也而十九日御札之進文曰聞卿見苦寒嗽乃能勉為朕行國爾忘身誰如卿者然則先臣之所謂逗遛者何在況請會兵而破

敵先臣實啓之省憚於行則何為上剳奏以自形其怯乎故奬諭之詔曰淮東之軍且出其後沔鄂之衆復來自南合吾仁義之師當彼殘暴之寇則先臣非逗遛矣託乏糧以拒詔亦檜之誣也而三月十三日之御劄有曰卿聞命即往廬州遵陸勤勞轉餉艱阻卿不復顧問必遄其行非一意許國誰肯如此然則先臣之所謂託者何在況請漕臣而從軍先臣實啓之苟志於託則何至名它人以自窺其偽乎故褒嘉

之劉又曰中興基業在此一舉卿之此行適中機會則先臣又未嘗宅辭矣先臣奉詔出師以大軍為緩親以背嵬騎兵為之先驅其赴援之急亦可知也而俊乃譖先臣以攜兵為寡曾不知南薫門之戰以八百人破王善五十萬者先臣也朱仙鎮之對壘以五百騎破烏珠十萬者亦先臣也況背嵬之士先臣之親軍也潁昌朱仙皆以是軍取勝而八千餘騎亦不可謂寡矣是時俊命楊沂中以全軍敺濠之餘寇而

遇伏大敗殿前之兵幾殲焉亦宜乎其以先臣之兵為寡也俊既素懷怯敵之心而反以寡病先臣不亦哀哉烏珠既遁先臣還軍舒州以俟進止而兀朮用酈瓊計復窺濠州三月初四日先臣聞警不俟詔麾兵而救之烏珠蓋以初八日破濠而先臣先四日已赴援矣則警報固未上聞而詔命亦未至其時日之序又可攷也而俊乃譖先臣以救濠為緩曾不知李成據襄陽間軍至而遽遁者先臣也劉麟寇廬州見

岳幟而亟走者亦先臣也況烏珠朱仙之屢敗韓常長莫之乞降皆已望風讋服且先詔而赴援蓋亦不可謂緩矣是時張俊以大兵駐黃蓮去濠六十里而不能救無以藉口亦宜乎其以先臣之兵為緩也俊既坐收退敵之功而反以緩譖先臣其寃抑甚焉俊蓋初以前途糧乏誤先臣而先臣不聽鼓行而進及御札有不復顧問之語俊意先臣漏其書之言于上而譖害之意成矣當時先臣得罪尚書省勅牒之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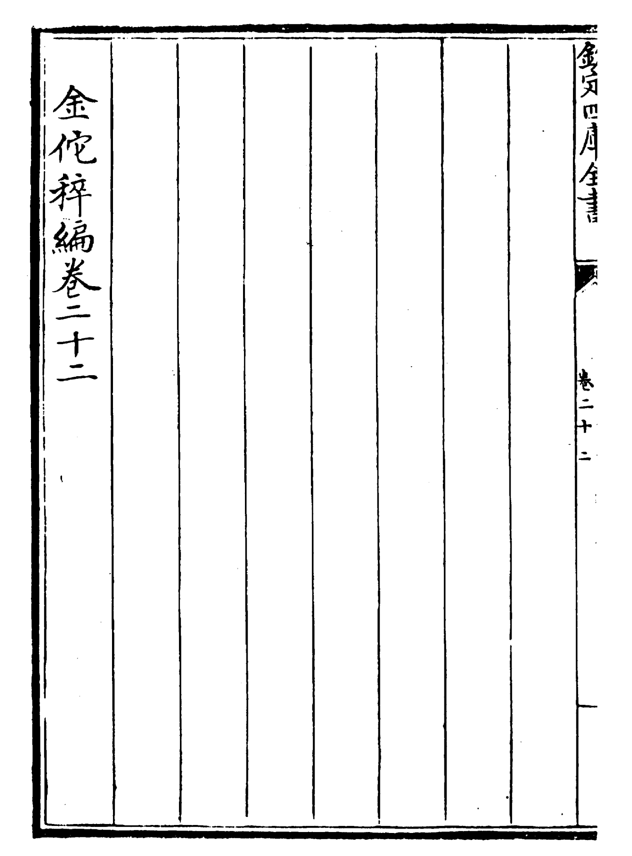
文固出於一時酷吏之手而後之遺先臣書稱前途
之糧以誤先臣者亦備載不遺蓋亦自有不能掩也
万俟卨患獄之不竟遂命元龜年以行軍之時日雜
定之檜乃先收御劄于左藏南庫將滅其迹幸而終
未泯於兇焰故其次第時日猶有攷也宸翰之首臣
故復以甲子繫日而不敢以重複為嫌蓋欲其昭明
而易見試即而驗之初未嘗有暇日也奈何謂之逗
遛至於王次翁之叙紀其為誣罔尤為昭灼方烏珠

之來張俊以兵拒于柘臯蓋已逼江矣先事深入之
謀果何在先臣駐兵江夏未嘗在淮西也親劄十五
耳而增其二社稷存亡在卿此舉之詔元未嘗有也
奉詔移軍三十里而止自鄂而廬自廬而舒自舒而
濠果三十里乎身居政地曹如不知而徒以口舌置
人於死地先臣真不幸哉臣竊惟高宗皇帝留意戎
昭未嘗頃刻忘故一日而拜數詔者有之一事而降
數旨者有之隨鄧襄陽之戰御劄凡四淮西宛葉之

捷御劄凡七敵人渝盟再寇河南復故疆撥劉錡首尾兩月餘奉御劄者又二十有三焉豈獨以拜命之多而謂之逗遛乎究哉先臣之忠如此而不得白此臣所以泣血而辨千載而下信史庶乎其有攷也臣重惟先臣得罪之後秦檜使其親黨王會搜括橐自尚方所賜之外無儋石之儲賜書數篋先已舉而束之左藏南庫非惟龍翔鳳翥之文秘而不耀而一時廟謨所以密授先臣者殆泯没而無聞於世先父

臣霖猥蒙親擢攝貳匠監露章陳請願復賜還孝宗皇帝慨念故臣亟降俞旨此臣家之所以復得寶藏而竊窺神筭于雲章之表臣按秦檜當時之醖禍也葢欲屛去先臣所拜之宸翰如綦崇禮所被之詔以泯其迹而使先臣之忠終於莫辨何以言之宸章聖畫固非人間所得而易見先臣幸以尺寸功攀附依乘故得拜此寵渥誠使得罪亦當上之秘府與天球河圖並寶而無窮檜乃敢寘之有司之藏其不臣之

心亦可見矣一時指為先臣之汚秘衛不恪迄今蠹魚蝸牛之侵雖重飾而嚴護猶有遺迹臣每捧讀輒哽涕而不自勝抑猶有大幸者淮西一十五劄並存而不失爾故臣得以逐時日叙次第而刊之石以傳萬世不然則先臣之誣尚何以為據依而辨之嗚呼檜雖欲泯之而天不泯之是留以賜臣家而使先臣之事有所據依而辨明也哀哉



金佗稡編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金佗稡編卷二十三至二十八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錄監生臣施華

金佗稡編卷二十三

宋 岳珂 撰

籲天辨誣三

山陽辨

紹興十一年八月九日甲戌臣寮上言伏見樞密副使岳飛比與同列按兵淮上公對將佐謂山陽為不可守沮喪士氣動揺民心遠近聞之無不失望比邦於邊面

最為要害蓋捍禦所當先者而其議論乃爾莫曉所謂他日見士大夫則又二三其辭忠於謀國者固如是乎茲者入覲行朝力辭使命雖已勉徇所請而充位廟堂自若也夫廟堂算畧所從出使飛所為悉如山陽之事豈不上誤注倚又言臣近者嘗抗章論列樞密副使岳飛過咎不一乞行罷免陛下眷遇大臣務全終始至今寂然未聞處分臣待罪言路有不得而已者其他不復縷陳姑以近日一事言之楚州外扼敵營內藩王室實

淮上襟要之地所當悉力捍禦不可忽也前此大帥是
臨為備頗嚴敵不得犯民以安處迺者帥臣入登廟堂
而城郭兵革固自若也陛下軫念邊疆宵旰以之亟命
飛等出使措置其事自應仰體淵衷過為之防而乃宣
言於衆以楚為不可守夫所謂不可守者城不堅乎兵
不衆乎地利不足恃乎城之不堅葺之可也兵之不衆
益之可也若以地利為不足恃則相持屢年了無踈虞
其效明甚質之以三說飛之所言妄矣況吾之所恃以

為險者大江而已若不守楚使敵得以衝突則大江之險遂與彼共之朝廷雖欲一日奠枕其可得乎飛任隆兵樞安危所賴而謀國不令乃至於此尚俾參贊朝謨其不誤事者幾希又言飛昨來被旨起兵則固稽嚴詔畧至龍舒而不進玆者銜命出使則妄執偏見欲棄山陽而守江以飛平昔不應至是豈其忠衰於君誠如古人之謂耶又言臣比論列樞密副使岳飛之罪章已三上陛下尊寵樞臣眷眷然惟恐傷之姑示優容未加譴

斥臣謬當言責安可但已況其間一二事大虧忠節若堅拒明詔不肯出師以玩合肥之寇首為異議不務保城以捐山陽之地又言聞飛近同張俊往淮東措置軍事飛嘗倡言山陽之不可守軍民揺惑致喧外議以謂朝廷欲棄山陽所幸俊止其言紛紛遂定不然使飛言遂行則幾失山陽後雖斬飛何益也豈非飛之意可以誤國乎夫謀國不忠者其效必至於誤國飛實有焉若使尚贊樞機終恐有誤委任物論籍籍其失人之望如

此又言臣嘗論楚州不可不固守又論岳飛等不和各植黨與有違陛下更制之初意臣初止聞時議欲不守兩淮而不知主其議者為何人止聞岳飛不和不知所以致不和之由者為何事於是力採輿論而後知其原皆出於岳飛一人而已何則飛自去秋入覲便為保江之說且欲移屯於九江置兩淮於度外有識聞之莫不嗟駭暨擢登宥密與張俊同之楚州措置軍事陛下深思遠慮其付託顧亦重矣方俊欲繕治楚之城也而飛

輙沮之欲經營兩淮要害之郡也而飛又以為不可臣不知飛之意果何如而至於是耶

熊克中興小厯曰紹興十一年秋七月右諌議大夫万俟卨言樞密副使岳飛議棄兩淮地守大江以南且飛提重兵十萬無横草之勞倡言棄兩淮以動朝廷此不臣之漸也癸丑宰執奏事上曰山陽要地屏蔽淮南無山陽則通泰不能固敵來徑趨蘇常豈不揺動其事甚明比遣張俊岳飛往彼措置戰守二人登城窺視飛於

衆中倡言楚不可守城安用修蓋不堅戍山陽厭久欲棄而它之飛意在附會以要譽故其言如此朕何賴焉

秦檜曰原闕之言乃至是中外或未知也八月時樞密使張俊副使岳飛皆在鎮江府而又諫議大夫万俟卨等論飛罪以謂今春敵騎犯淮西張俊全師遇敵趣飛來援而飛固稽嚴詔累至舒蘄而不進比與俊按兵淮上又執偏見欲棄山陽而不守致喧外議所幸俊止其言紛紛遂定於是飛上章丐罷甲戌以為少保武勝

定國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飛既罷而俊獨留鎮江為倩

野史傳曰紹興十一年奉詔按兵楚州行次鎮江時韓世忠人馬入教場俊欲分其背嵬飛曰不可今國家唯自家三四輩以圖恢復萬一官家復使之典軍吾曹將何顏以見之俊大不樂及至楚州俊謂飛曰當修城守飛不答者久之俊屢强問亦强答曰吾曹蒙國家厚恩當相與戮力復中原若今為退保計何以激勵將士又

不樂語頗侵飛遂還怒於二侯兵以微罪斬之飛懇救數四不從俊歸遂倡言飛欲棄山陽專欲保江檜風諫臣羅汝楫彈之會飛亦自請解兵柄遂為萬壽觀使

臣珂辨曰臣聞自古小人之誣忠良必先覆護其所短者反以加之庶幾上以欺當時下以欺後世忠良被誣而其所短則覆護不露矣袁益以通吳受接於鼂錯而吳反則請誅錯者錯被誅而益之迹可掩也翟方進以厚淳于長敗露而輙條長所善者所善被

黜而方進之愧可謝也先臣山陽之役何以異此且臺評之所以為說者豈非謂先臣欲棄山陽而保江耶是說也張俊實倡之秦檜實主之俊之倡之也所以欺當時檜之主之也所以欺後世欺當時者所以欺國人以及其君也欺後世者不惟欺其君而又託之君以為說也嗚呼小人之誣忠良乃如是其可畏哉且怯敵以退保者誰乎豈非張俊耶激於先臣當戮力以圖克復豈可為退保計之兩言自知其中心

之素不可掩匿故倡為欲棄山陽保江之說以誣先
臣而万俟卨羅汝楫從而和之市三傳而有虎矣曾
不知以併亡無益辭趙鼎楚州之援者此俊也畏劉
麟之鋒而欲棄盱眙之屯者此俊也大駕親征而以
墜馬傷臂為辭趙鼎欲誅之者亦此俊也俊平日之
勇怯不可掩人如此況是時遷怒於二候兵之不克
俊之憾深而俊之迹見矣是其倡為此說以欺當時
而上及其君者所以自蓋其怯敵欲退保之罪因不

平其軋已而嫁禍於先臣以自附於檜也欲晝淮以結和者誰乎豈非秦檜耶檜欲結和以踐宿昔之盟而先臣不死恐壞其議故謀置先臣於死地猶慮萬世之議已乃撰為玉音以實其罪耳曾不知異時諸將並入版圖半上職方亟請班師者此檜也淮西敵適將議逐北而名諸將拜以樞筦者此檜也通書敵人主晝淮之誓者亦此檜也使先臣少貶其說則與檜意合矣尚何後患之有況熊克中興小歷稱宰執

奏事而有此玉音以此觀之檜自述此玉音於史臣俾之記之欲以欺後世而又託之君者所以自蓋其畫淮講和之罪因懼其為已禍而駕説於先臣以併誣其君也且建炎四年張俊嘗以敵人擾江東西為慮而命先臣守鄱陽矣而先臣之言曰山澤之郡車不得方軌騎不得並行敵得無斷後之慮乎但能守淮何慮江東西哉使淮境一失天險既與敵共之矣首尾數千里必寸寸而守之然後為安耶俊心服而

從之及獻靖安之俘陛對首論及此且測其必不至但乞益兵守淮拱護腹心高宗皇帝玉音嘉納載在國史可攷而見夫先臣知守江之東西不可以不先守淮則棄山陽而守江者是果先臣之謀乎建炎元年張所招撫河北嘗以河南北之利害問先臣矣而先臣之對曰本朝之都汴非有秦關百二之險也平川曠野長河千里首尾綿亘不相應援獨恃河北以為固苟以精甲健馬凴據要衝深溝高壘峙列重

鎮使敵入吾境一城之後復困一城一城受圍諸城或撓或救卒不可犯如此則敵人不敢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大率河南之有河北猶燕雲之有金坡諸關河北不歸則河南未可守諸關不獲則燕雲未可有夫先臣知守河南在於先守河北知守燕雲在於先守金坡諸關則棄山陽而守江者是又先臣之謀乎一先臣也豈有智於前而愚於後明於建炎而闇於紹興者哉是雖三尺之童亦知其決不然

也原先臣之心有進擊而無退保有規恢而無控守其說曰中原者吾家之堂奥也皇天之全付祖武之肇造不可一日忘也先臣葢謬以為保淮之說是亦無志於中原而已故因復襄陽璽書賜問則自請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為長久之策因議大舉親書密奏則願期三年盡復故疆以報及謝講和之赦則陳其唾手燕雲之誓䟦屯田之劄則又見其尊强中國之心至於簡在上心形諸賜劄者有曰其或襄鄧

陳蔡有機可乘即依張浚已行事理從長措置亦卿平日之志也又曰已親劄喻卿乘此機會提兵合擊必成大功副卿素志又曰若得卿出自舒州與韓世忠張俊等相應可望如卿素志先臣此心信於淵衷布於天下昭如日星不可揜晦是豈區區為守江之謀者然則俊也檜也方行其厚誣忠良之計而又思所以自覆其迹欲加之罪豈容無辭此棄山陽而守江之說所以斷斷然加諸先臣弗恤也雖然俊之欺

當時其策已行矣先臣已死矣言猶在耳山林之史有攷則俊雖能欺一時而不能欺萬世也檜之欺後世而山林之史信之安知異時國史之不書乎臣又可以不辨乎借使如臺評之論以謂先臣是時功名之志已衰則臣抑有辨焉方先臣之罷樞筦也以是六疏也而制詞有曰奮身許國彯趙士之曼纓厲志圖功撫臧宫之鳴劒夫臧宫者雲臺之臣也抵掌談兵馳志伊吾之北光武才閉關謝使以柔道理天下

而宫之志未之伸焉豈非高宗皇帝念先臣之志而所以諭詞臣者其指有在乎使先臣果嘗倡棄淮之說而得罪則與宫之事豈不大相矛盾繇是推之上必不以此疑先臣而亦必無此玉音也然克之小歷信之臣不以它說與克辨特以克所載者與克辨克之書曰紹興二十六年五月左僕射沈該監修國史自秦檜專政以來所書聖語多出己意有非玉音者該以為不足以垂大訓乃奏刪之而取國史所書聖

語通三十年纂爲中興聖語是檜專政之時敢於矯爲亦明矣如檜之說則中外皆知先臣無楚不可守城安用修之說矣而乃謂對人之言上何由得之是日宰執奏事而玉音及此豈非檜以爲己所親聞而諭之史臣者乎曰中外或未知者以舉世知無此語而欲以玉音欺後世也該所謂參以己意者豈不謂是然克既知之而又復據之者豈不曰是不見刪於聖語之書則或者其有此也殊不思該之並相者誰

乎万俟卨也卨主鍜鍊先臣之獄者也其肯刪之乎又如克所載紹興十一年十月戊子秦檜乞追人證張憲事而玉音有曰刑所以止亂若妄有追證摇動人心非用刑本意紹興二十二年四月癸亥秦檜奏以王俊彈壓先臣軍有功乞改差總管而玉音又曰岳飛當時欲具舟入川有統制官說諭諸軍乃止是二人者或出於遷就以自蓋或出於假託以自證者也何以明之三朝北盟集之載謂先臣下吏上初不

許檜實矯詔與致大理而野史之載戊子玉音乃在戊寅蓋制勘院之請欲名先臣父子對吏上疑其不然而弗許故有此玉音也臣按先臣之下吏實十月之十三日其日則戊寅也野史北盟之載若合符契則檜之矯詔信矣而檜乃易寅之一字為子而移之於十日之後且復以乞追人為辭而不明言其為何人是豈非遷就以自蓋其罪乎先臣在淮西被詔入朝蓋未嘗至鄂而經趨在所遂拜樞筦出按楚州又

未嘗至鄂而徑還西府遂奉内祠至十月而後有張憲復主軍之謗然則先臣身在轂下何繇而有具舟入川之謀乎况王俊受告訐之賞先臣被通書之誣初無彈壓説諭之事也使茍有此則當時治獄吹毛洗垢豈無一言及者是豈非假託以自證其欺乎觸類而觀之則檜之没先臣之功而重先臣之罪託爲王音者詎可勝述而該之不删者亦有以也至於爲之二疏克之所據皆出於孫覿誌墓之文覿以諛墓

取足貿易是非至以得不償願作啓識罵筆於王明清之錄天下傳以為笑在臣不必深辨而其誌韓世忠墓直謂先臣為跋扈而儷之范瓊臣故不能無說焉夫人之賢不肖天下固有公論而非一人之私可以臆決也夫呂頤浩之元勛而呂惠卿之誤國莫儔之附敵其為人皆不待言而見而覿之序惠卿則謂魁名碩實為世大儒而自願託名於其文誌莫儔則惜其投閑置散老死不用而謂廟堂為非是其識固

可想矣而於顧浩則直指為山東噉棗栗一氓是豈復有是非之公哉覿之取舍如此則詆先臣以跋扈罔無忌者克蓋心惑乎洗該之不刪而目眩乎孫覿之所誌則小歷之作所謂中心疑者其辭枝矣嗚呼先臣山陽之誣俊以自蓋其怯敵而倡之檜以自覆其講和而成之覿以茍揜万俟卨之惡而筆之克以輕信孫覿之誌而述之宪哉先臣之不幸也使識者熟察乎檜俊之矯誣覿克之載記則先臣之誣庶幾

有辨之者

金佗稡編卷二十三